



往事如昨

一张军校录取通知书

康勤修

“康勤修同志：你已被我院录取进17队学习，谨向你表示祝贺。望接到通知后，按《学员入学须知》做好准备，准时来院报到。”这是36年前我接到的军校录取通知书上面的一段文字。

1984年冬季，作为一名农家子弟，我从沂蒙山区参军入伍来到“胶东屋脊”栖霞当兵。那时，为适应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需要，部队取消了延续多年的提干政策，全部改由军事院校培养干部。那时当兵考军校，是多少战士梦寐以求的事情。

犹记得那年隆冬季节，从莱阳新兵连新训结束分配下连时，我很荣幸地被分到了位于栖霞县城东的驻军某部，当上了一名通信兵。那时，我们连队住在栖霞城东的东顶上，俯视整个栖霞县城。犹记得，营房南面的栖霞一中尽收眼底，西北面的栖霞人民医院人来车往，东面则是刚破土动工的一条环城路（霞光路），西面是山城栖霞的主城区，也是电影《三进山城》《内当家》的外景拍摄地。

记得拿到入伍通知书的前一夜，临行前，家里不大的屋子里，坐满了大爷大娘等人。他们有送来煮熟的鸡蛋的，有拿来亲手炒好的酥花生的，有提溜着一串煎饼果子的，也有送来用红纸包着的两元钱的，亲友们都说“穷家富路”“一人参军，全家光荣”，当兵入伍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，说是让我带着这些在路上吃和用。

“当兵不仅能吃饱饭，还能考军校，勤修同学，希望你到了部队别想家，好好干，当个好兵！”坐在屋子正当中的林老师，这样鼓励着我。

我当新兵那阵子，恰逢改革伊始，各项事业百废待兴，我的老部队栖霞驻军某师特别重视战士考学。每年一到春天，部队都组织举办为期三个月的战士考学文化补习班，并抽调部分学历高的大学生排长担任补习班的连排长，由他们负责组织士兵考生集中补习文化课。那时，尽管进文化补习班的战士都是经过团里、师里层层选拔上来的，个人军政素质相对较好，但文化基础却参差不齐。即便如此，在补习班学习期间，大家都惜时如金，格外珍惜这学习机会，大家铆足了劲，扎进书堆里，夜以继日地做着考军校的准备。

为提高战士考学的录取率，部队每年都从栖霞一中请来一些退休的老教师，给战士辅导文化课。那些和蔼可亲的老师们不厌其烦地为我们讲要点、划重点，让我们大为感动。

1986年夏天，我第一次参加了军校招生考试。由于眼高手低，填报志愿报高了，第一志愿我填了解放军西安通信学院，第二志愿我报了解放

军廊坊导弹学院。当时，这两所军校都是面向全军招生，且招生数量少，录取率相对较低。当时，由于不了解这些情况，我盲目填报了志愿，其结果可想而知。后来营里一块考学的战友们，陆续拿到了军校录取通知书，唯独我望穿秋水盼来的是名落孙山的消息。那阵子，我感到前途一片渺茫，心情十分沮丧，好长时间没有缓过劲来。

翌年春，在连首长和战友们的鼓励下，我慢慢从考学失利的阴影中走了出来，鼓足勇气，决定再报考一次军校。1987年春天，我第二次踏进了文化补习班的门槛。这一次，我汲取了上一次好高骛远的教训，报考了把握较大的某陆军学院。

犹记得那年8月中旬的一天中午，我参加完连里组织的野战条件下电话站开设等训练科目，回到连队里，这时通讯员王学斌跑到我跟前对我说：“小康，这次你考上了，赶快到师政治部干部科拿录取通知书吧！”“学斌，你知道我的基础不好，别跟我开玩笑好不好！”我这样对王学斌说着，心里七上八下的，实在没有底。

“谁骗你谁是小狗，小康你就等着请客吧！”看到战友一脸真诚的样子，我顾不上卸下子弹带，顾不上回宿舍喝口水，扎着武装带，穿着迷彩服，一溜小跑来到师机关，从干部科张效增干事手里，接过了那一张令我渴望已久的、烫金的军校录取通知书。

那年，我高高兴兴地告别军营，收拾行李打起背包，按时去军校报到。在报到途中，我顺道回了趟老家，向亲人们报告了考上军校的喜讯。

两年前农历庚子年的1月6日，老家的天气格外的冷，气温降到了零下16度左右，这天突发心血管疾病的母亲，已是不能言语了。1月7日夜晚，娘突然回光返照，她用手指了指床头的那只木头箱子。于是我把翻箱倒柜，从箱子里找出来一个10厘米见方的铝盒子，这只铝盒子早已被娘摩挲得锃光发亮。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铝盒子。盒子里放着一沓子平时我们给娘的零花钱，她舍不得花，盒子底部压着我早年被军校录取的那张通知书，已经皱巴巴的泛黄了，没想到娘一直替我像宝贝似的珍藏着。看到这一切，我的泪水夺眶而出，不禁失声痛哭了起来。

后来，尽管我先后又有过两次上军校的机会，再次拿到过装帧更精美的录取通知书，但都不及第一次考上军校时让我兴奋且记忆深刻。那一张改变我命运和人生轨迹的军校录取通知书，我将永久地珍藏。



薯香悠悠

方寸

烟台山的灯塔闪着光辉，海鸥伴着海风翻飞，远处的小岛身影朦胧……

“妈妈，我饿了。”小儿子的声音唤回我游离的神思。大女儿也点点头，他们双双把视线移向流动的小吃车。儿子选了烤肠，女儿点了焖子。婆婆没说话，看着那辆烤地瓜的小车。

烤地瓜的味道挺香的，婆婆咬了一口说：“还挺甜，你也买一个吧。”我摇头。

想起上大学时，每个周末，跟舍友出去逛街，舍友总会买一个冒气流油的烤地瓜，咬一口便张着嘴溜着，那声音里有被烫着的疼，有渴望品尝美味的急迫，还有得偿所愿的喜悦。舍友也总是鼓动我买一个，可我从来没买过。

我吃过太多地瓜了，我的整个童年都在吃地瓜中度过，我觉得已经把此生所有的地瓜都吃完了，不想再吃了。

生长于胶东半岛山村的我，儿时不知丘陵与高原，只知村庄四周全是山，南墙北墙东墙，到地里干活儿不叫下地，叫上山。或许是地势的起伏、交通的不便，造成了生活的曲折、成长的坎坷，当然更多的是时代使然，那会儿的生活很艰苦，衣服不论好歹凑合能穿暖，肚子却总是填不饱，顿顿吃的都是地瓜饼子。

母亲在锅底扣一个泥盆，周围添一圈水，洗一盆地瓜浸入水中，锅边贴一圈玉米饼子，泥盘上再搁一盆冒尖的白菜丝，里面埋一条小咸鱼，然后盖上锅盖，大火煮20分钟，小火煨10分钟，再焖上5分钟就可以起锅了。锅盖冒着腾腾的热气立起身，地瓜们挣开或红或白的外皮，裂开笑口，露出里边黄色或红色的瓤。这就是我们一家人的饭食。

饼子干噎，地瓜黏噎，吃多了还烧心。记得那时家里养过一只小狗，也是顿顿喂它吃地瓜，它的肚子越吃越大，越来越胀，最后胀死了。

虽然我不想再吃地瓜，可是一看到地瓜，一想到地瓜，心里还是欣喜的。一块块地瓜从地里刨出来，摆在地上，硕大、光灿。父亲的脸上挂着笑，我也很开心。村头挖了一个大平塘，挖出来的泥堆成一个大土坡。父亲坐在半坡，身前放着两个大扁篓，一个空空如也，一个盛满地瓜。他把擦镜子放在空篓里，一手扶稳，一手拿起一块地瓜来回擦，地瓜片纷纷落下。很快，这个篓变满，另一个篓变空。

那时我只有三四岁，挎着最小的那种扁篓。父亲放三四片地瓜片进去，我把它们带到远处，一片一片摆放在山坡上晒太阳。五六个小时后，地瓜片就晒成了地瓜干，再一片一片收起来，装满大扁篓。父亲在小推车两边各放两个大扁篓，慢慢抬起来，稳稳地推回家。地瓜干留一些自

己吃，大部分都卖掉。

这是生地瓜干，还有一种熟地瓜干。母亲将煮熟的地瓜切成片，我一片一片扎进战战棘（学名柘树）又长又硬的刺上，然后父亲把挂满地瓜片的根根棘条挂在屋檐下。用不了一个星期，寒风就会将之变成嚼劲十足的地瓜干。当肠胃喊饿的时候，它是很好的抚慰佳品，也是打发漫漫冬日的上好零食。

虽然不想再吃地瓜，可是又怎能忘得了地瓜？它陪伴了我整个童年，它抚养我长大。

婆婆说岂止是你，地瓜救了多少人的命啊！这个我略有耳闻。地瓜是外来物种，明朝时一个福建人冒着生命危险从菲律宾带回一根藤蔓，很快它就爬遍中国。它耐旱易活，产量极高，生熟都可吃，着实救了很多人的命，尤其是在民不聊生的战争年代和饥荒年代。地瓜的香气在中国大地上已经飘扬了几百年，早就烙在了人们的记忆深处，早就渗进了人们的骨血中。

地瓜能生着吃、煮着吃、烤着吃，能晒成地瓜干，还能做成糖、磨成粉做成面，还能做成粉条、凉粉、淀粉……但地瓜能够酿成酒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

那是在牟平，朋友拿出一瓶酒，说是薯香型，用地瓜做的。哦，对了，地瓜学名红薯、甘薯。端起一杯，凑近鼻子闻了闻，熟悉的白酒辣味扑鼻而来，跟记忆中父亲喝的老白干差不多。

“就是老白干啊！牟平白干。”朋友如是说。

我一时之间有些愣怔，难道父亲喝的老白干就是用地瓜干酿的吗？我又想起小时候摆放在山坡阳面晾晒的那些白白的地瓜干。除了留着自己吃的那些，其他的难道都酿成了酒？

“不对，这酒不太一样，有股水果香味儿，里面加了水果。”

“没有。原料纯而又纯，就是地瓜。只不过不是普通的地瓜，是烟薯25。普通地瓜糖度达到7，烟薯25能达到40，比一般的水果还要甜。你说的果香正是薯香。”

我得带瓶回去，给老姨夫。他总是怅惘再也喝不到老白干——当地的酒厂早几年关门了。我似乎看到在老家的炕头上，老姨夫满斟一杯，慢慢举起，鼻下嗅闻一番，轻启嘴唇抿一抿，然后轻吸一口，闭紧双唇，让酒在唇舌之间充分漫溢，漫溢至喉咙，然后是胃肚。所过之处，掀起一股味蕾与酒香的激情热舞。舞蹈是美的，是香的，看老姨夫陶醉的表情就知道。

“这不是普通的烤地瓜，是烟薯25，真甜。你买一个尝尝！”婆婆还在鼓动着我。

看着黄红的瓤，闻着随热气袅袅飘散的香，看着婆婆鼓动的眼神，我有些动心了。